

在民主臺灣中才能長大的政治學研究

王奕婷*



我成長在臺灣政治環境快速變遷、而更開放更自由的政治競爭能逐漸被落實的時候。第一次直轄市長直選、第一次總統直選、首次政黨輪替與各種其他，那時許多令人目眩的情景與情緒讓我很好奇，想要知道這些事情如何能夠發生、而這個社會是否從那之後就可以當家作主、充滿希望快樂，如同那些大家熱愛的口號所承諾的一樣。這些對政治現象的好奇雖然讓我在上大學時選擇了政治系，不過卻也沒有一開始就想要從事研究政治的學術工作。直到在碩士班階段，在臺大政治系張佑宗老師指導下加入了亞洲民主動態調查（the Asia Barometer Survey）團隊，實際接觸政治學的實證分析，這個試圖使用調查來觀察與測量民意、分析關聯與趨勢的過程讓我著迷，也開始理解到政治學의 各種研究工具確實能用來試著捕捉那些政治中的狂熱、分析它們的原因或影響。

*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很幸運在碩士班畢業後能申請到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政治學博士班，於 2007 年赴美就讀。雖然從事學術工作的動機始於對臺灣政治現象的好奇，不過後來一路上遇到了更多想要測量不同國家政治現象的跨國計畫。博班的指導老師 Dr. Herbert Kitschelt 當時關注各國不同政黨爭取選民支持的方式，除了傳統上認為政策立場的競爭（programmatic politics）是其主要方式之外，也探索政黨如何使用侍從主義（clientelism，亦即政黨施與小惠來換取特定群體的政治支持）。而要進行跨國的比較與分析、從而驗證因果關係，需要系統性地針對各國政黨的特徵蒐集資料，我也在這個過程中加入了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Linkage Project 協助以專家調查的方式測量各民主國家政黨在競爭策略與組織上的異同。

結束博班學業時，有幸獲得在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政治學系「多元民主計畫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擔任博士後的工作，這又是一個跨國資料蒐集的計畫，試圖測量世界各國與政體相關的許多特徵。博班的訓練與博後的研究經驗讓我稍微有些自信成為有獨立執行能力的研究者，而參與各種跨國計畫的經驗讓我特別在意研究中的資料產製過程，亦即如何透過不同資料蒐集與測量的方法能更完整且降低偏誤地捕捉各種看似抽象、不容易直接觀察得知的政治現象。

我的研究涵蓋了數個不同主題，包含政黨策略、國會權力，以及近年來關注轉型正義。源於對臺灣政治現象的關注與期待，我的核心關懷在於探究民主轉型與維持的可能性，希望能透過這些不同主題更加理解各種面向的制度安排如何強化民主的運作。雖然目前許多研究是試圖以跨國資料建立能適用於許多國家的假設與因果關係，但其中許多研究動機來自於在臺灣觀察到的政治現象，希望透過建立普遍適用的理論，為臺灣經驗提供更多參照。這一路以來的研究經驗讓我更加體會到，政治學的研究環境不是在每個社會都能理所當然存在的，只有在民主而自主的國家大家才能無所畏懼地探索關於政黨競爭、人權保護、反對與異議的真相。若沒有自由的環境及一定程度對共同體存在的肯認，真實的政治學研究與知識累積也難以出現。太陽花學運之後有感於有些政治學研究似乎與臺灣社會有些疏離，而許多概念常常受到誤解，我與幾位夥伴們共同開始「菜市場政治學」科普網站的寫作，希望能將政治學研究成果以更易懂的方式介紹給一般讀者，期待能增進政治學研究與在地社會的對話。我從事學術工作的動機始於對臺灣政治發展的關注，過往學術訓練與研究的過程讓我得以蒐集與分析各國不同的資料，希望繞了一圈後從中累積的經驗與技術能夠對這個社會有一些貢獻。

真的相當榮幸能獲得本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很感謝國科會審查委員的肯定。也很感謝國科會對我專題研究計畫的支持，讓我能持續進展不同的研究主題。我深知自己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而根據過往各種不是那麼成功的經驗，對於後進研究者我有如下幾點建議。

首先，近年來政治學的經驗研究對研究方法的講究更加進入了軍備競賽的狀態。由於政治現象在觀察與測量上都有些限制，而許多研究主題難以透過實驗來進行，在透過觀察資料進行因果推論的期待下，研究者被期待能善用不同方法與工具來降低偏誤、驗證因果方向、與排除可能的其他解釋。在此狀況下，整合多元方法以驗證假設越益普遍，因此建議研究者不要排斥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要充實自己的工具箱。而只要是測量都有誤差的存在，也不要因為特定資料蒐集的方法有失誤即認為它一無可取、或認為只有單一種蒐集方法是最好的；思考如何能降低特定方法的缺點與誤差、或是如何在分析過程中降低該誤差所帶來的偏誤，往往能對整體研究進程帶來很好的貢獻。

此外，學術工作是個需要不斷面對質疑、嘗試回應的過程。不管是文章投稿、申請計畫都要試著說服審查人自己研究的價值。此過程常常不太愉快、也可能充滿挫折，但要避免將過程中遭遇到的挫折視作對己身價值的整體否定。學術工作常常仰賴對特定主題的長久持續努力，就算產出速度沒有很快速，但若能重視自己的身心健康、因而能持續穩定累積成果，或許是更能長期維持的方式。另外當自己也開始成為各項工作的審查人之後，或許也要提醒自己盡量不要輕忽偏私，畢竟學術社群整體的審查品質與進步能量是建立在全體成員的努力之上。